

比较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主义^{〔*〕}

——以欧洲和加拿大为例

励 轩^{1,2}

(1.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2. 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自 2010 年起, 欧洲多国政府首脑接连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 但作为政策起源地的加拿大却并不这么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和加拿大的不同命运源自它们各自所理解和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较大差别。相比于欧洲,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覆盖面更为广泛, 其不仅需要处理移民带来的多样性问题, 也要处理建国人民已有的多样性问题。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包含一体化或融合这一目标, 使得欧洲普通民众甚至政治精英误以为区隔社会源自多元文化主义,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则不仅鼓励文化多元, 更鼓励各个文化群体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以及相互之间的交融, 并明确指出政策目标是为了国家团结。欧洲的领导人虽然一再宣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推行了几十年, 但几乎没有国家像加拿大那样通过立法等手段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制度化。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在现代国家形成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进程,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推出, 其主要任务并不仅仅在于处理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非欧洲裔移民问题, 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回应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要求获得主权的分离运动, 这导致加拿大和欧洲在理解和实施多元文化主义过程中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 欧洲; 加拿大; 族群区隔; 融合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12. 018

多元文化主义是一套以包容方式处理国内民族、族群多样性问题的理念和政策。自从加拿大政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后,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接受并将其运用于处理本国的文化多样性问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就有学者从比较视野来观察多元文化主义, 约翰·雷克斯(John Rex) 1995 年发

表的《欧洲和美洲的多元文化主义》一文比较了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 提出三地多元文化主义所要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 并指出很多欧洲的社会科学家担心对文化多元的接受事实上不仅无法改善少数族裔的境况, 同时还将会削弱欧洲国家自身的政治结构。^{〔1〕} 十几年过去, 自 2010 年开始, 欧洲多国政治领导人似乎证

作者简介: 励轩, 博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客座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民族史、世界民族。

〔*〕本文获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实了当初这些学者的担忧,他们一再发声否定多元文化主义,声称其已彻底“失败”。针对欧洲政治精英在多元文化主义上的态度转折,国内有学者较早地进行了关注。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政党的政治需求与公众的经济需求相结合的结果,认为欧洲经济发展呈现颓势导致本土居民认为移民抢走工作机会,而政客则利用这一点通过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迎合选民。^[2]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归因于欧洲人强烈的本土文化观念和文化优越感。^[3]但这些学者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政策起源地的加拿大,仍在坚守多元文化主义,并始终将其视为基本国策。众所周知,加拿大也曾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但政客们并没有通过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来迎合选民。加拿大也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尽管没有欧洲历史悠久,却也拥有令人自豪的文化,可其并没有因此而容不下其他族群的文化。本文回溯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失败”以及在加拿大尚未“失败”的历史,分析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认为加拿大政治精英之所以还未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应有三方面原因:其政策覆盖面更为广泛;加拿大在平衡统一认同和文化多元方面做得更好;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制度化程度更高。

一、概念化多元文化主义

有学者考证,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第一次作为名词来使用是在1947年,当时美国新墨西哥州主管初等教育与西班牙语教学的爱德华·A·麦德那(Edward A. Medina)在一份报告中用了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来指称新墨西哥各族裔取得生活成功的关键原因。^[4]从文本来看,麦德那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一词似乎应该是指处理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策略。^[5]不过,作为一种处理民族和族群关系的社会政策,最早是由加拿大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推行,并在1971年成为联邦政策的。此后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西方多国开始学习并采用这种新政策。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阮西湖早在20世纪

80年代就认识到,并著文介绍。^[6]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加拿大政府,抑或是最早介绍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学者,他们大多谈的是政策本身是什么,而未对多元文化主义下过明确定义。因此,曾研究过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的王希在2000年就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公认的定义,并认为“实践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严格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口号”。进一步地,王希不再纠结于多元文化主义是什么,而是从美国的情况出发,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功能性或多面向性,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多种功用,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历史观、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者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描述一个‘不带偏见和歧视的更为美好的美国’的图画,希望将美国文化看成是所有种族和族裔文化交融的结果。”^[7]

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功能性或多面向性这一说法也影响了后来研究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学者,如王俊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既指一种思想又指一种政策,还指多元共存的社会”,“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是一种现实,多元文化主义是基于该事实的一种理念和世界观,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又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之上的政府政策。”^[8]不过,将多元文化主义等同于多元共存的社会可能不够精确,多元共存的社会可以用“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来形容,但直接等同就弱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政策之意。英国社会学家斯图尔特·哈尔(Stuart Hall)就主张将作为形容词的“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与作为名词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区分,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用来处理多元文化社会中所产生的多元性问题的策略和政策。^[9]

与之前很多学者不同,王俊芳试图对多元文化主义给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概念界定,她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元”主要指代族群(Ethnic group),“文化”则主要指价值观,“多元文化”可以理解为在加拿大共存的多种族群文化。^[10]王

俊芳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可能是受到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影响。众所周知,文化一词覆盖面极其广泛,其内涵可以延伸至阶级、性别、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而金里卡则将多元文化主义中的文化一词限定在了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范畴,他甚至提出,自己所使用的“一种文化”(A culture)就是“一个民族”(A nation)或“一个人民”(A people)的同义词。金里卡还区分了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的不同,他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或多或在制度上是完整的,并且占有一块领土,共享一种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而族群则往往指不占有一块领土的移民群体。^[11]加拿大所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确实更接近于金里卡的理解,其主要是一套以包容方式处理国内民族、族群多样性问题的理念和政策,甚至在实践过程中其政策覆盖面还可以包括其他弱势群体,如妇女、性少数群体等。相比于加拿大,欧洲人普遍所理解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更为狭窄,后者所需要处理的主要是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所带来的问题。^[12]

二、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失败”

2010年10月,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在所属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基民盟)党团会议上宣称德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死亡。她说:“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们引进了很多外国劳工,现在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曾经骗自己以为他们不会久居,有一天他们会走,但那不是事实。当然,曾经的趋势一直是说‘让我们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方法,一起开心生活。’但这个方法已经彻底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融合非常重要,那些想成为我们社会一部分的人,不仅要遵循我们的法律、宪法,也要学习我们的语言。他们必须知道德语,这必须被高度重视。这意味着对融合的需求是未来几年的主要任务。”^[13]默克尔的表态标志着她对移民的自由主义立场朝向保守主义转变,这是德国政界精

英在移民问题上集体右转的部分体现。在她之前,其党内同志、时任巴伐利亚州总理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也发表了一番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论:“我们基民盟与主流日耳曼文化站在一起,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死。”^[14]泽霍费尔还说:“在对移民进一步开放之前,德国应该对那些拒绝融合的人更强硬一些。”其更号召停止从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移民。^[15]基民盟政治精英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表态是对德国主流社会反移民呼声的正向回应。该年早先时候,时任德国中央银行董事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出版了一本反移民的书《德国自取灭亡》,提出穆斯林移民的涌入削弱了德国的活力。^[16]该书观点尽管存在争议,却成为了畅销书,足见德国主流社会已经弥漫着一股反移民情绪。

继默克尔之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也宣称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卡梅伦首先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集体认同,造成了族群区隔(Ethnic segregation):“我接下来要说的来自英国的经验,不过我相信对我们(欧洲)来说存在普遍的教训。在英国,一些年轻人发现很难跟其父母在家信奉的传统伊斯兰教保持一致,这些父母移居西欧国家时,其习俗一直维持原样。但这些年轻人也发现很难跟英国保持一致,因为我们允许在国家多元文化主义(State multiculturalism)的教条下弱化集体认同。根据这些教条,我们鼓励不同文化各自分别存在,并且也跟主流文化分别存在。我们未能提供使他们感受到我们同属一个社会的愿景。”接着,卡梅伦认为违背主流价值观的言行借多元文化主义之名得以大行其道,“我们甚至容忍那些区隔社会(Segregated communities)以完全违背我们价值观的方式运转。所以,当一个白人持有令人讨厌的观点,比如种族主义观点时,我们会谴责它们。但当同样难以接受的观点或宗教行为来自一个非白人时,我们就变得过分谨慎,以致害怕去反对它们。……这种过分宽容只会强化那些没被完全共享的意识,并使得一些年轻穆斯

林感到无所寄托。”最后,他指控多元文化主义最终将导致部分穆斯林走向极端主义,“对归属感或信仰的探索可能将他们引导向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他们不会一夜之间变成恐怖分子。但我们在(英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所看到的是一种极端化的过程。”^[17]如果说默克尔只是埋怨多元文化主义阻碍了移民融入主流社会,那么卡梅伦则更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的危害性。

同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加入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阵营。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萨科齐明确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他说:“在民主国家,我们太过关心移民自身的认同,但却不够关心移民接受国家的认同。我们必须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一点非常好。但我们不想要的是使社会成为一个个区隔的社会。如果我们移民到法国,我们应该接受融合进一个社会,即民族社会。如果我们不想接受这一点,法国不会欢迎我们。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国家,发展这种造成区隔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强化了极端主义。忘记自己属于同一个民族社会的任何一人,而去发展自己的一套以反对他人。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我的立场如下:我们的穆斯林同胞,可以信奉他们的宗教,像任何其他同胞一样,比如犹太人、新教徒、天主教徒,但是,这种宗教必须是法国的伊斯兰教,而不能是在法国的伊斯兰教。”^[18]很显然,萨科齐高度同意默克尔和卡梅伦的观点,也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集体认同,造成了国民间的区隔,从而强化了极端主义。

虽然欧洲三大国首脑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讲话密集发布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给人造成一种欧洲是在2010—2011年才意识到需要进行政策转换的印象。但实际上,欧洲多国在此前几十年就一直存在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激烈批评声音。1968年4月,英国保守党议员鲍威尔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反移民演讲,认为英国每年允许大约5万外来移民入境,未来不久将会有350万移民及其后裔,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此类反移民观点也得到很多英国民众的支

持,当时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82%的人赞同鲍威尔的观点。一些英国人对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一直存有偏见,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1988年出版的带有反伊斯兰性质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在英国广受欢迎可以说是一个例证。^[19]英国女记者梅勒尼·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2006年出版的《伦敦斯坦》一书也代表了部分英国民众的看法,作者在书中充分表达了对外来移民涌入英国的恐惧以及外来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侵蚀基督教的担忧,她说:“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提倡‘多样性’的名义下,地方政府机构正在系统性地将基督教排挤出去。”^[20]排外思想在法国也有一定的民意支持,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21]的政纲向来以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民族主义立场著称,自1988年总统选举起,其候选人的第一轮得票率都在10%以上,^[22]可见有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是支持这些立场的。至于德国,有学者指出,其本土居民一直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排外情绪,直到2000年,外籍劳工及后裔都不能获得公民权,表明德国政府和大多数民众希望这些移民将来能够返回原居住地,而不是永远和本土居民生活在一起。^[23]

20世纪最后几十年,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确实引发了部分欧洲国家民众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感以及对移民的抵制,而21世纪头十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变动则加剧了这种反感和抵制。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使欧洲人也感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带来的不安全感。2002年和2004年荷兰两位反伊斯兰社会精英皮姆·佛图恩(Pim Fortuyn)和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接连被暗杀,以及2004年和2005年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分别制造的西班牙和伦敦爆炸事件,使得欧洲民众加重了对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的恐惧和政治抵制。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衰退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恐惧。

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说的：“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结束之时，这些社会状况将自身塑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完美风暴’；连续不断来自非洲、巴尔干、中东和东南亚的‘危机移民’浪潮冲击着欧洲，恐怖主义制造了恐惧和怀疑所有‘非欧洲’移民的气氛；大衰退在整个欧洲恶化了这些情绪。”^[24] 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的民意呼声及要求，使得本身不属于极右翼政治光谱的三大国领导人在移民问题上纷纷右转。

在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之际，中东和北非地区先后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运动，多个国家陷入动荡和内乱，造成该地区大量民众纷纷逃往欧洲，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在欧洲难民危机中，面对涌入的难民群体，欧洲的排外情绪持续增长，各国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力量大增，甚至在一些欧洲国家先后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在这种局面下，欢迎和包容移民的多元文化主义更是被各国政治精英所厌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2015 年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导致平行社会 (Parallel societies)，因此它就是一个谎言。她还一改之前欢迎难民的姿态，说德国可能在接收难民方面达到了极限，希望大幅度削减难民数量。^[25] 默克尔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重提否定多元文化主义，显然是担心它可能会导致已经接收的难民难以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继萨科齐之后担任法国总统的马克龙也不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他表示他的政府将努力帮助穆斯林融合进法国主流社会。^[26] 而在英国，继卡梅伦之后先后任首相的特蕾莎·梅以及鲍里斯·约翰逊也不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移民政策相对趋紧，鲍里斯·约翰逊数年前曾因反穆斯林言论而遭受调查，^[27] 其种族主义和恐伊斯兰的言行更是令英国穆斯林感到不安。^[28]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各国领导人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之时，必须要认清这只是政客口中的“失败”，而未必就是真相的全部。当默克尔、卡梅伦与萨科齐都在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了区隔社会之时，有很多学者通过研究指出情

况并非如此。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提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缩小了欧洲国家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国家认同上的鸿沟，而且这种效果在非欧洲裔移民身上要比欧洲裔移民更显著。^[29] 还有学者的研究则发现，1968 年至 2007 年，法国移民中非欧洲裔移民的比例虽然大幅增长，但平均区隔水平却维持在中等程度。与那些族群区隔等论断相反的是，法国并不存在单一族群聚居区，很多移民事实上生活在本族群成员人数较少的社区。^[30] 因此，完全有理由怀疑，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在促进移民融入方面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失败”了，只是政客们为了讨好反移民的选民希冀“通过否定多元文化主义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31]

三、尚未“失败”的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

相对于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遭受的波折命运，其在加拿大则要平顺得多。在 1971 年加拿大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前，加拿大社会就已经在为该政策在联邦层面推开进行了地方上的准备和动员。安大略省 1962 年推出的《安大略人权法案》明确规定个体不可因年龄、祖先、肤色、种族、公民身份、族裔起源 (Ethnic origin)、出生地、信仰、残障、家庭状况、婚姻状态、性别、性取向等而被歧视。^[32] 在联邦政府行动之前，加拿大各地的少数族裔就已纷纷呼吁政府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则在 1971 年 7 月和 9 月分别颁布了本省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从 1970 年到 1971 年，加拿大联邦议会就多元文化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表示对这些问题的关切。^[33] 由于前期的准备和动员较为充分，到 1971 年 10 月特鲁多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加拿大政府就已经有了非常明晰的推进路径：“第一，如果资源允许，政府将帮助所有加拿大文化团体 (Cultural groups)，这些团体已经展现出继续发展成长和为加拿大作贡献的一种渴望和努力，以及一种被帮助的明确需求，弱小群体得到的帮助不会少于强大而高度组织化的团体。第二，政府将帮助所有

文化团体成员克服充分参与加拿大社会的文化壁垒。第三,政府将为了国家团结(National unity)来促进所有加拿大文化团体的接触和交流。第四,政府将继续帮助移民习得至少一种加拿大官方语言以使他们充分参与加拿大社会。”^[34]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是群体与文化有关的权利,而文化的核心是语言。考虑到加拿大是英、法双语国家,特鲁多讲话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放在双语框架内的,他提出的推进路径包含了希望新移民习得英语或法语的期待,但特鲁多也明确表示了对其他文化群体母语存续和发展的尊重与鼓励。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很注意向这方面倾斜,比如,在有充分需求的公立小学中,教授英语、法语以外的语言课程和英语文化、法语文化以外的文化课程,同时在大学中,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拓展到非英语、法语语言文化的领域。^[35]

特鲁多讲话可以看成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开始,不过加拿大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将多元文化主义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制度化的稳定政策。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制度化分为了两步。第一步是1982年多元文化主义入宪。1982年加拿大制定新宪法,趁此之机,多元文化主义理念被塞入该宪法。根据宪法第一部分^[36]第27条规定:“本宪章之解释需与维护 and 增强加拿大人多元文化遗产(Multicultural heritage)的宗旨相一致。”^[37]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出发,1982年宪法又特别明确了加拿大土著人民所拥有的群体权利,并规定在涉及土著人民群众权利修订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须召集土著人民代表开会协商。^[38]多元文化主义制度化的第二步是1988年《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的出台。该法以《加拿大宪法》《公民法》《加拿大人权法》《国际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中与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相关的条款为基础,通过法律形式提出十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包括将多元文化主义提升为“加拿大遗产与认同的根

本特征”、消除所有个体(Individuals)和社会(Communities)参与形塑加拿大社会各个方面的任何壁垒、尊重文化多样性、鼓励不同族裔来源之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保护和加强除英语和法语以外其他语言的使用、在保障两种官方语言地位的同时在全加拿大推进多元文化主义。^[39]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意义重大,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完全定位为加拿大族群关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大提升了该政策的地位,为进一步推行和维护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供了重要保障”。^[40]同时,该法的颁布也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完成了制度化,该法与《加拿大宪法》及其他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法律文本一起构成了支撑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法律体系。

进入新千年,欧美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也让加拿大国内出现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一些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所展现的对移民过于宽松的政策将使得加拿大也会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不过,加拿大主流社会并不似欧洲那样因此放弃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精英,都表示了捍卫多元文化主义的决心。2006年,时任加拿大总理、保守党的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针对部分人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调,发表了批驳的讲话,他说:“在一些社会,我们发现……恐怖分子使用文化和信仰的符号去合理化暴力犯罪行为,这确实存在。他们仇视像我们这样开放、多元、民主的社会,因为他们想要完全相反的东西。他们要想的是封闭、同质、教条的社会。”哈珀认为,这些恐怖分子及其愿景将会遭到所有社会(Communities)的反对,特别是在加拿大,那些恐怖分子声称可以代表的社会均反对他们。哈珀说,加拿大已经避免成为族裔极化区隔地区,并呼吁通过维护和加强文化多样性来使恐怖主义在加拿大难以容身。^[41]在2010—2011年欧洲大国领袖纷纷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之时,哈珀挺身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我们偏爱多元文化主义……我们通过多元

文化主义展示了我们愿意容纳他们(移民)的不同,所以他们感到更舒心。那是为什么我们加拿大在融合人民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42]在自由党的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2015年取代哈珀成为总理后,新总理继续力挺多元文化主义,他在2018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日(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Day)发表声明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加拿大已经一再用时间证明多元和包容是强大之源,也是我们成功的核心。”^[43]

在加拿大贯彻多元文化主义近五十年的历史中,也有一些学者持批评的态度。这些批评的声音主要指向两方面。第一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种族、民族问题。有人认为它强调的是对各族群文化的承认和尊重,但回避经济和政治不平等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和种族歧视问题。^[44]第二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没有完美地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比如有学者认为,虽然多元文化主义促进了民族多样性,但却没有完全实现求同存异的设想,亦即多元文化主义所倡导的共同认同有时不能有效地聚合族裔,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文化安全。^[45]还有学者认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只强调“多元”,而缺乏共同价值观念的引导,容易导致社会分裂和虚假联合(False association)。^[46]诚然,没有一项政策是完美且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从加拿大社会自身来看,其对多元文化主义总体上是满意的。即使欧洲各大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加拿大主流政治精英仍在坚守,并且将之视为加拿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约翰·雷克斯在1995年谈到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时所担忧的魁北克民族主义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恶化,^[47]有学者还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孤立和遏制了魁北克分离主义。^[48]由加拿大女王大学开发用于衡量21个西方民主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成功与否的量化指标——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指数(Multiculturalism Policy Index)也

显示,加拿大在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调查的结果都极好,其表现次次于前列,远远超过英国、德国、法国。^[49]可见,相对于欧洲诸国,加拿大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成功得多。

四、比较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主义

尽管欧洲和加拿大将本国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的理念和实践都称作多元文化主义,但两种多元文化主义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就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遭遇欧洲那种“失败”的原因。具体来说,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政策覆盖面;统一认同和文化多元的平衡;政策的制度化程度。

第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覆盖面更广。无论是德国、英国、法国,当他们的领导人谈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时,其口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主要是针对移民及其后裔,特别是穆斯林,是人口中的绝对少数。根据CIA《世界概况》更新的统计数据,德国人口中的非日耳曼人只占12.8%,其中土耳其人1.8%、叙利亚人1%、波兰人1%、其他9%,英国人口中的非白人占比12.8%,其中黑人3%、印度裔2.3%、巴基斯坦裔1.9%、混血2%、其他3.7%。^[50]德、英、法三国人口中穆斯林占比分别为3.5%、4.4%、4%。^[51]从人口占比上看,欧洲三大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覆盖面极其有限。相比于欧洲这几个国家,加拿大人口中白人占比偏低,72.9%为欧洲裔白人,4.9%为原住民,22.3%为其他少数民族裔,^[52]按照宗教信仰分类,加拿大穆斯林占比3.2%。^[53]加拿大白人人口结构还有其特殊性,可以划分为法裔加拿大人(French Canadians)与英裔加拿大人(English Canadians),他们和加拿大原住民并称为三大建国人民(Founding peoples),与移民群体(Newcomers)对应。在加拿大,母语为英语的人也被称为英语人(Anglophone),母语为法语的人则为法语人(Franco-phone),其中法语人占加拿大人口的22.1%。^[54]

如果排除法语人,那么欧洲裔白人可能只占到加拿大总人口的40%—60%。同时,加拿大政府所设计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覆盖面要远远超过欧洲诸国。根据一份对皮埃尔·特鲁多1971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讲话的官方解释文件,加拿大政府其实意在支持和鼓励所有加拿大人想要保留的文化和文化团体。^[55]而根据1988年《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加拿大社会所有成员维护、加强和分享他们文化遗产的权利”。^[56]这意味着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仅仅针对新移民,也覆盖了原住民、法裔加拿大人等。尽管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有各种不完善之处,但它们却跟所有加拿大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57]而且正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深入,加拿大的少数民族切切实实得到了利益。原住民获得了更多更大的自治权,他们取得了民族(Nations)的地位,在保留地中实行自治,生活在北极圈以北的因纽特人(Inuit)更是形成了面积高达248万平方公里的努纳武特领地(Nunavut)及努纳维克(Nunavik)、努纳斯亚武特(Nunatsiavut)、因纽维亚鲁特(Inuvialuit Settlement Region)自治地方。^[58]法语加拿大人所看重的语言权利得到加倍维护,法语的独特地位不仅在魁北克省继续受到重视,并且也扩展到联邦和其他各省。新移民群体的文化与宗教权利也有了法律和政策保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列治文市(Richmond)五号街的“宗教超市”生动体现了这一点,该条街上聚集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活动场所,供新移民群体和建国人民群众随意“选用”。由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牵涉面要比欧洲广得多,而大多数少数群体也受惠于该政策,这事实上制约了政策变动,联邦政府一旦表态停止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将引来拥有大量选票的少数民族的反对,进而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平衡一体和多元方面做得更好。欧洲政治精英宣判多元

文化主义“失败”的主要理由是,它宽容了移民群体独特文化的存在,同时也造成了有别于主流社会的区隔社会,这些区隔社会不仅自外于主流社会,相互之间的交集也不多,从而降低了国家的统一性和社会的团结性。换言之,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没能处理好尊重文化多元和维护国民统一性的平衡问题。^[59]虽然政客们的因果推理是否成立在学术上尚有争议,不过对于很多在欧洲生活时间较长的居民而言,他们的直接观感确实是:大量涌入的移民并没有很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区隔的社会。有一位英国的媒体专栏作家在卡梅伦发表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的讲话后,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卫报》上讲述英国正在经历族群区隔,即人们按照种族界限主动进行隔离。这种区隔在学校和社区生活中非常明显,一些移民尽量避免跟非本族群的人过从甚密。^[60]族群区隔的现象在德国也存在,有学者通过研究1975—2008年德国劳工的雇主—雇员数据,发现这期间德国的工作与生活场所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族群区隔,并且少数民族员工不仅与本土员工区隔,也跟其他少数民族员工区隔。^[61]尽管区隔社会的存在事实上可能不应该仅仅归咎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看起来并没有包含一体化或融合(Integration)这一目标,这使得普通民众甚至政治精英认为区隔社会源自多元文化主义的归因是合理的。与欧洲不同,加拿大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设计时,极为看重一体和多元的平衡。在皮埃尔·特鲁多1971年的讲话中,他不仅鼓励文化多元,更鼓励各个文化群体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以及相互之间的交融,并明确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为了国家团结。1988年出台的《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也贯彻了平衡一体与多元的精神,特别是突出强调了消除参与加拿大社会的任何壁垒。^[62]加拿大政府在通过移民政策来促进移民融入方面做得可圈可点。首先,政府对绝大多数经济移民都作了英语或法语要求,要求移民申请者参加标准化考试并达到相应分

数,从而大大减轻甚至消除了这些移民融入的语言障碍。其次,政府在经济移民类别方面向有加拿大学习经历、工作经验、近亲属的申请者倾斜,使得那些在申请前就已经积累了与加拿大社会千丝万缕关系的申请者更容易获得永久居民身份。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和倾斜,加拿大移民的总体表现可以说非常优异,根据加拿大融入测量指数(Canadian Index for Measuring Integration)2016—2020年数据统计显示,在语言掌握方面,95.81%的移民掌握了英语和/或法语;在教育方面,37.7%的移民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而加拿大本土出生居民中只有21.9%;在就业方面,移民比加拿大本土出生居民的就业率要高14.4%;在社会福利方面,居住在政府补贴住房的移民要比加拿大本土出生居民少8.3%。^[63]高质量移民对加拿大社会贡献巨大,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维持加拿大经济增长的关键。^[64]所以,丝毫不奇怪的事实是,在近几年欧美各国纷纷表态限制移民的同时,加拿大却仍对移民敞开大门。

第三,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制度化程度更高。在回溯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时,可以惊奇地发现,尽管那些欧洲大国领导人声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推行了几十年,但几乎没有国家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制度化,即没有通过国会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进行立法,且德、英、法三国历任领导人也没有公布过一套完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方案。因此,有欧洲学者提出,批评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其所在国从未拥抱过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并进而指出,德国、法国、西班牙在处理族群问题上一直是采用同化主义方法,英国尽管有多元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的悠久传统,但仅针对国内民族,并不用于移民群体。与多元文化主义立法缺失相反,欧洲诸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纷纷进行了同化移民群体的立法和实践。^[65]造成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制度化程度不高的原因可能在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身就存在的局限性,它的服务对象只是移民,人口中的极少

数,且其中不少并无投票权,因此,政客们没有动力为这些无法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边缘群体四处奔波。加拿大则与之完全不同,正如上文所说,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覆盖面极广,推进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制度化自然是符合政客们的利益的。从1971年皮埃尔·特鲁多宣布加拿大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82年多元文化主义入宪再到1988年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加拿大用了十七年将其制度化,背后除了有政治考量,更是有民意的长期支持。而制度化本身意味着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如果哪一位总理想停止执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那么他/她必须先提请加拿大议会废除《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并修宪。鉴于加拿大宪法修改程序的复杂性,不仅需要联邦议会三分之二绝对多数通过,还需要各省议会三分之二绝对多数通过,这使得在宪法中去除多元文化主义条款绝非一件易事。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在实施多元文化主义过程中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要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应回到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来检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很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经过了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国内原有的少数族裔群体大多被同化,整个国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统一民族共同体。尽管在二战前西欧国家也会吸纳来自中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但对法国、德国社会的同质性影响相对较小。二战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开始大量吸纳来自亚、非、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地区的移民劳工,这些移民群体中很多是穆斯林,使得这些国家的多元特质上升,处理由移民群体所带来的多元问题就成了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任务。但加拿大与欧洲国家不同,它从1867年建国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由英裔人民、法裔人民和原住人民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并在建国后陆续吸纳了大量新移民。部分英裔精英曾经在20世纪初试图建构一个以英裔加拿大人为主的民族国家,但他们从未取得成功。^[66]至于主要考虑英法裔利益的二元文化

主义则又招致其他族裔精英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乌克兰裔加拿大历史学家保罗·郁之克(Paul Yuzyk)就猛烈批评英法裔二元文化主义,认为二元文化主义忽视了其他文化群体的存在,将危害加拿大国家的团结。^[67]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推出,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新移民对处理多样性问题的诉求,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对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分离运动的重要举措。^[68]相对于欧洲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主要是处理移民群体所带来的所谓多元问题,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则关系到联邦的统一,因此决策者一开始就想到了要平衡其中的一体和多元,并且在往后的推进中更为注重政策的制度化。

五、结 论

欧洲大国领导人宣称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并不一定真的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无助于融合,观察者可能忽略了已经悄然发生的寂静融合(Silent integration)。大量不断涌入的移民抵消了寂静融合带来的族群区隔程度下降的效果,^[69]也刺激了欧洲各地的反移民情绪。政客们所作的宣示也许是对这种弥漫在欧洲各国反移民情绪的回音;通过讨好选民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而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欧洲那一幕,与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设计有关,其政策覆盖面更广,在处理统一认同和文化多元方面做得更好,政策的制度化程度也更高,这些因素导致加拿大政治精英要否定多元文化主义变得极为困难。这并不是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就是完美的。事实上,没有政策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切问题,比如令人诟病的族群区隔,某种程度上在加拿大仍然存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们常常会说“华人住在列治文市,印度人住在素里市”,非常形象地道出了加拿大两个移民群体之间的区隔。^[70]因此,对于加拿大来说,尽管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处理一体与多元方面有价值

得称道的一面,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

注释:

- [1][47][68] Rex, John, “Multiculturalism in Europe and Americ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 No. 2, 1995, pp. 243 - 257.
- [2][19][23][31] 方长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3] 张金岭:《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与反思》,《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
- [4] “The MLA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Hispania*, Vol. 40, No. 3, 1957, p. 349.
- [5] Chin, Rita, *The crisi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 - 10.
- [6] 阮西湖:《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阮西湖:《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 [7]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 [8][10][33] 王俊芳:《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6、16、59-60页。
- [9][40] Hall, Stuart,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Hesse Barnor,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 diasporas,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00, pp. 209 - 211.
- [11] Kymlicka, Will,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1995, pp. 11 - 19.
- [12] Modood, Tariq, *Multiculturalism*, Polity Press, 2013, p. 2.
- [13] Multiculturalism utterly failed in Germa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KG76HF24_k.
- [14] Seehofer tells youth wing multiculturalism is dead, *The Local*, <https://www.thelocal.de/20101016/30535>.
- [15] Angela Merkel declares death of German multiculturalism,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oct/17/angela-merkel-germany-multiculturalism-failures>.
- [16] Ossewaadre, Marinus, “The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death of multiculturalism’ discourse in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 Vol. 9, No. 3, 2014, p. 174.
- [17] Cameron; State multiculturalism has fai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3xsnEzA8Fw>.
- [18] Multiculturalism has failed -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YSd7Ux_l8E.
- [20] Phillips, Melanie, *Londonistan*,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6, pp. 64 - 65.
- [21] 2018年改称国民联盟(法语:Rassemblement national)。
- [22] Davies, Peter,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1789 to the present: from de Maistre to Le Pen*, Routledge, 2012, p. 134.
- [24][65] Lesinska, Magdalena, “The European backlash against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1, 2014.

[25] Noack, Rick, Multiculturalism is a sham, says Angela Merkel,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12/14/angela-merkel-multiculturalism-is-a-sham/>.

[26] Ruthven, Malise, How Europe lost faith in multiculturalism,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dd122a8c-8720-11e7-8bb1-5ba57d47eff7>.

[27] Gartside, Ben, Theresa May under pressure to launch Tory islamophobia inquiry as anti-Muslim attacks spike, Business Insid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heresa-may-under-pressure-to-launch-tory-islamophobia-inquiry-as-anti-muslim-attacks-spike-2018-8>.

[28] Manzoor - Khan, Suhaimah, Under Boris Johnson, islamophobia will reach a sinister new level,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an/05/boris-johnson-islamophobia-sinister-level-muslims>.

[29] Igarashi, Akira, "Till multicultural do us part: mult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immigrants in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ume 77, 2019, pp. 77 - 94.

[30] Pan Ké Shon Jean - Louis, Verdugo, Gregory, "Forty years of immigrant segregation in France, 1968 - 2007: how different is the new immigr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8062,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March 2014, pp. 18 - 19.

[32] 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he Ontario human rights code, <http://www.ohrc.on.ca/en/ontario-human-rights-code>.

[34][35][55]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nada.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28th parliament, 3rd session, Volume 8[A] (8 October 1971).

[36] 又称《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37]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Constitution Act, 1982, <https://caid.ca/ConstAct010208.pdf>.

[38] Rights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Canada, Constitution Act, 1982, <https://caid.ca/ConstAct010208.pdf>.

[39][56][62]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 1988,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18.7/page-1.html>.

[41] Mickleburgh, Rod, Harper defends Canadian diversity, The Globe and Mail,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harper-defends-canadian-diversity/article711236/>.

[42] Siddiqui, Haroon, Siddiqui: on multiculturalism, Harper's got it right,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opinion/2011/04/16/siddiqui_on_multiculturalism_harpers_got_it_right.html.

[43] Trudeau, Justin,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day,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06/27/statement-prime-minister-canadian-multiculturalism-day>.

[44] 王丽芝:《神话与现实——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再思考》,《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

[45] 戴晓东:《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安全》,《现代

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

[46] 常士阁:《走出“虚假联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现实困境及21世纪变革方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48] 王建波:《加拿大哈珀政府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因》,《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

[49] Multiculturalism policy index, <http://www.queensu.ca/mcp/>.

[50] CIA. Ethnic groups,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400.html>.

[51][53] CIA. Countries,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

[52][54]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Profile, 2016 Census, <https://www12.statcan.gc.ca/census-recensement/2016/dp-pd/prof/details/page.cfm?Lang=E&Geo1=PR&Code1=01&Geo2=PR&Code2=01&Data=Count&SearchText=canada&SearchType=Begins&SearchPR=01&B1=All&TABID=1>.

[57] 多元文化主义甚至是有益于作为主体族群的英裔加拿大人的,因为它在某程度上消解了法裔加拿大人所争取的用于抗衡英语文化的双元文化主义(Biculturalism)。

[58] Inuit Tapiriit Kanatami, About Canadian Inuit, <https://www.itk.ca/about-canadian-inuit/#nunangat>.

[59] 王希恩:《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60] Denny, Zaneta, Multiculturalism - the great divide,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jun/17/multiculturalism-david-cameron-segregation>.

[61] Glitz, Albrecht, "Ethnic segregation in Germany" Discussion Paper No. 6841,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September 2012, p. 21.

[63] Canadian Index for Measuring Integration, Search, <https://www.integrationindex.ca/search-rank-compare/search/>.

[64] El - Assai, Kareem, 6 factors that shape Canada's immigration levels, Canada Immigration Newsletter, <https://www.cicnews.com/2020/03/6-factors-that-shape-canadas-immigration-levels-0313852.html#gs.72ydx4>.

[66] 励轩:《对一些多民族国家“人民”话语的分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

[67] 周少青:《民族政治学:加拿大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8-179页。

[69] Verdugo, Gregory, "Public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immigrants in France, 1968 - 1999" Discussion Paper No. 5456,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January 2011, pp. 4 - 5.

[70] 在现实中,加拿大社会的移民群体不存在绝对的区隔,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往往会住着印度人家庭,素里的印度人社区也会住着华人家庭,而且两种社区都会住着大量白人。

【责任编辑:刘姝媛】